

學術筆記叢刊

〔清〕李慈銘 撰

越縵堂讀書記

下

中華書局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7-101-05238-X



定價：86.00 元（全三冊）

9 787101 052381 >

學術筆記叢刊

越縵堂讀書記

下

〔清〕李慈銘 著
由雲龍輯

中華書局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二十九日

清白士集 清梁玉繩撰

至文淵堂書肆，買得明甄秦淮海集五冊，梁玉繩清白士集一部八冊。玉繩字諫菴，翰林學士同書之子，所著有史記志疑及此。集內共六種：班史人表考九卷，呂子校補二卷，元號略四卷，誌銘廣例二卷，警記七卷，蛻橐四卷，又庭立紀聞四卷，乃其子學昌所輯。元號補遺一卷，半爲日本國號，從其國所刻大成年代廣記錄出，半乃錢塘諸以敦校補。諫菴以諸生終，蛻橐乃其所作詩文，膚淺不足存。人表考搜采頗博，尤便於省覽。呂子校補乃補畢秋帆校所遺。元號略取古今帝王紀號及僭偽盜賊外國，皆采及錢幣金石，分專號重號二目，以韻編次。又帝王俱詳書全諡名字年數陵號，皆爲自來所未有。誌銘廣例以元人潘昂霄金石例，明人王行墓銘舉例，及國朝黃梨洲金石要例三書標采錯雜，兼別漏略，爲之別正摘補，體式大略具備。警記多參考經史，亦近來說部之錚錚者。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月二十九日

甘泉鄉人稿 清錢泰吉撰

蓮舟處借得嘉興錢警石訓導泰吉甘泉鄉人稿，凡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六，爲書札題跋；卷七至卷九，爲曝書雜記；卷十至卷二十，爲題跋序記銘志雜文；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卷，爲古今體詩，末附校書年譜。警石一生以校書爲事，其文大半言此事，不立門戶，隨其所得，縷縷記之。雖學識有限，而謹慎可法。近時浙人著述，及收藏諸家多藉以攷見，古今雜陳，罕所軒輊，一言一字，皆若恐傷人。其他文字，雖多冗拙，而性分

眞實，樂道人善，蓋有古人醇樸之風，不當以工拙論者也。嚴事其從兄衍石給諫，詩文學業，悉所稟承，於家世見聞，拳拳稱述，惟恐或遺，其門風孝友，家法謙謹，亦足垂型薄俗焉。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十三日

傲居集 清黃式三撰

閱傲居集，本十八卷，今先刻內編經說四卷，史說一卷，讀通考二卷，讀子集三卷，雜著四卷，共十四卷。前有劉星若燦傅肖巖夢占兩序。劉君鎮海諸生，著有詩輯補義，余舊有之。今是集雜著第四卷內有劉君傳，言所著尚有續廣雅，戚鶴泉爲之序，已兩次刻之矣。其未刻者，尙有詩古音考、論語集注補、孟子答問、小學校誤、日知錄記疑及支雅十篇。釋人釋禮釋舟釋車釋歲，集名士所撰，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案此字可疑，不知所指何物，恐有誤。則自譏之，蓋徵香先生論學之執友也。是集皆考辨經經，實事求是之言，於古人無所專主，而申釋近儒漢學諸家者爲多。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初八日

閱傲居集。其讀通考二卷，議論通達，文亦渾樸。讀子集三卷，摘抉悒要，多爲精確，文尤謹嚴可味。讀史一卷，文僅九首，多平情之言。雜著四卷，其論經者多可取，他文議論，不盡愜心，如對帝蜀帝魏問，對程伯子爲條例司問，對復仇問，對爲人後問，論皆偏駁。對唐氏振軍氣問，平海盜議，備外寇議，皆空言無裨於用。敘事之文，尤非所長也。其與嚴鐵橋許印林夏弢甫諸書，皆持論嶽嶽，不肯苟同。

十月初十日

閱黃氏式三徹居集中釋一二篇、何氏秋濤一鐙精舍彙中釋三、釋算及明數篇、皆小學家微言大義，足以益人神智。何氏釋算篇末辨亥有二首六身，以杜注及梅定九引諸家解亥字三六爲身，如算之六爲非，則思有所蔽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五）正月初六日

萬善花室駢體文 清方履齋撰

大興方彥聞大令履齋萬善花室駢體文三冊。予向見常熟重刊法苑珠林序，末題萬善花室女弟子呂琴姜撰，其文高麗博奧，逼真初唐，知必名手代撰，而求之近代諸家文集，俱未得之，今卽在此集中，乃其代婦所作也。彥聞與董方立交最摯，方立有方彥聞鶴夢歸來圖序，言圖爲彥聞悼亡而作。昨定子言，悼亡者乃其原配陸孺人。庭芷之曾祖桐城君，奇愛季女，必欲擇名士相攸，因以歸方君爲繼室。方君嘉慶戊寅科舉人，官福建閩縣知縣，所至喜揚碑，聚古錢甚夥，善八分書，年五十三，卒于官。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五日

閱萬善花室文集。其文博麗清縟，深於徐庾王楊家法，不及董方立之警鍊，而格韻超秀，則過之也。

正月二十七日

落颿樓文稿 清沈垚撰

閱沈垚子敦落颿樓文稿共四卷。其學深於地理，尤熟於西北形勢，所著如後魏六鎮釋、新疆私議、葱嶺南北河考、宋神宗用兵西夏論、宥州答問、與徐星伯論西夏地理書、星伯譯西夏地理考、子敦言其同里張秋水嘗讀西夏紀

三册曰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共十六卷，前有李兆洛所撰傳，張琦及其兄子成孫兩序。子誥言其水經注圖說，惟河水自采桑津以下有圖而無說，其圖大徑數尺，故錄入遺書，僅其說也。又言方立求得內府輿圖，精校摹繪，旁采方志，博稽掌故，自乾隆迄道光二年，凡疆域之沿革，水道之改易，悉著之於圖。東至費雅哈，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爲直隸至後藏西境阿里共四十一圖。其文甲集皆散文考據之作，乙集皆駢文，其友方彥聞先序而刻之。其文博麗警秀，足與其鄉人洪北江張茗柯相抗衡，與平縣馬嵬堡唐貴妃墓碑，尤絕世之奇作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一月十七日

古微堂集 清魏源撰

魏默深古微堂內集三卷，外集七卷，前年戊寅始刻於揚州書局。古微堂詩集十卷，同治庚午刻於長沙。今日從爽秋借閱。內集卷一爲默觚上，皆分條說理，如子家語錄之類；卷二爲默觚中，分學篇十三卷，三爲默觚下，分治篇十六，亦仍條繫說之。外集皆其雜文也。詩集分體編之，前有羅汝懷郭嵩燾兩序，後有鄒漢池跋，漢助之弟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三月二十九日

閱古微堂外集。默深爲經世之學，其文筆兀臬，在並時包慎伯張石舟之上。此集卷一皆論經學小學及諸序，卷二爲孔子孟子年表，孟子年表攷五首及諸儒贊，卷三爲子史諸書序，卷四爲碑志銘傳書後，卷五爲籌河三篇，卷六爲各省河渠水利書議及史論，卷七爲論漕鹽海運諸文，其中如明代食兵二政錄叙海國

圖志叙擬進呈元史新編序苗疆敕建傅巡撫祠碑銘，最爲佳作，其餘議論多可取。而於經學實無所解，乃大言自矜，援西漢諸儒，託於微言大義，指擊鄭許，於乾嘉諸儒，痛詆不遺餘力，猖狂無忌，開口便錯。其史學亦甚疏，駁之不勝駁也。

四月初一日

閱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攷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窮年莫殫，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剽爲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臆妄言，攻擊康成，土苴沖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餽釘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內外禍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瘳語醉營，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尙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搜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尙書說三家詩攷，攘而祕之，以爲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莊氏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輿阜，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尙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很，恥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遂作書古微。謂馬鄭之古文，與梅賾同作僞，而伏生歐陽夏侯之今文絕也。又作詩古微，謂毛公之詩傳與鄭箋皆俗學，而齊魯韓之古誼亡也。於說文之轉注，謂部首所隸之字是轉注，而痛詈戴段之說，并謂說文亦有俗誤，且集矢於許君。於論語謂十篇中不及子思一字，是記者之疏。於孟子謂其門人自樂正子外皆不堪問，而孟子不敢斥，其七篇中不免迂妄之言。蓋

臆決竅談，無待駁辨。茲姑舉其攷據之謬者略系於左。

治篇十五 光武之才，豈勝伯升，孫權之才，豈勝伯符，姚萇之才，豈勝姚宏。

案姚萇兄爲姚襄，非姚宏。

又十六 司馬氏既言天下者景王之天下，吾身後大業，宜歸齊王攸。果能守此信，則平吳之後，傳位于皇弟齊王攸，而以長沙王又爲太子，適爲皇孫，令其適傳至適可也。不然，卽及身立適，而輔以攸父，亦可也。

案宜歸攸者，昭私其少子之言，非武帝之言也。昭本欲以攸爲嗣，何曾等固爭而止。及武帝立昭，與其后臨歿時，方深憂攸之不保，並無更傳于攸之言也。平吳者，武帝也，長沙王又者，武帝之少子也。適者，惠帝之子，武帝之孫也。旣欲傳位于攸，何得又立又爲太子，適爲太孫？天下有此兒戲事乎？且適爲惠帝子，武帝及身何能舍惠帝而立適，古今有此事乎？此似全不讀晉書者。

又 高洋滅拓跋之族，宇文周武帝滅高氏之族，隋楊堅復滅宇文之族，皆不旋踵而天以逆子報之。

案高洋無逆子，此文之疏駁也。洋之太子般，於高氏爲最賢，而以與周天元隋廣同被逆子之名，不太冤乎？

又 晉亡于莊老，而漢以黃老得之，秦亡于申韓，而子產孔明以申韓治之。

案漢之得天下者高帝，其刑法峻急而慘刻，非知黃老者也。文景之治，號爲休息，文帝尤長者，然亦間族人，未嘗言用黃老也。惟曹參相齊，用蓋公，治黃老言，景帝竇太后好黃老，史文兩見而已。且莊老與黃老異，漢之用黃老，清靜無爲也，晉之尙莊老，元虛縱放也。孔明之治蜀也，以開誠布公爲要道，非用申韓

也。惟爲後主爲太子時，寫申韓管子六韜，此與昭烈之敕後主觀六韜商君書，皆見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皆以後主柔弱，故令觀兵刑法之書，益其益智耳。子產雖有水懦不如火烈之言，迥與申韓不同，且在申韓前數百年，而云用申韓，亦有語病。

說文轉注釋例 初說首基，可訓爲始，而始不可爲初說首基，烏在其爲考老之互訓也。推之而弘廓宏溥介純夏臚填蝦不奔洪誕戎險假京碩家劉將席可訓爲大，而大不可訓爲夏臚等十餘字，賚賈錫昇予賜可訓爲賜，而賜不可訓爲賚賈錫昇；衍豫就般可訓爲樂，而樂不可訓爲衍豫就般；通運率循由從可訓爲自，而自不可訓爲通運由從云云。

案爾雅一書，所以通經訓，博異名，本不爲六書而設，而六書中之轉注一門，因之以傳。戴氏段氏以轉注段借爲六書之用，以爾雅爲轉注之法，聖人不能易也。且卽以始字言之，始初也，見於國策秦策今日韓魏孰興始強，高誘注及呂覽有始覽天地有始注。始首也，見於論語太伯師摯之始鄭君注及皇偏義疏。蓋初首者，始之互訓也；哉基者，始之異名也。哉从才聲，才者始也，故假哉爲才，此卽六書之段借也。基从土牆之始也，故引申爲凡始之稱；此卽六書之轉注也，其餘可以類推。至自之訓由訓從，乃經籍之恆訓，見於詩箋三禮注者不可枚舉，何并忘之邪？

又 齊禾黍吐穗上平也，部內只一巽字，卽等齊之齊，當以齊入月部，而以爲齊之古文，則齊部可廢。東木芒也，部內只棗棘二字，東本從木，當入木部，而東部可廢。會卽克字肩也，古文作會，並無相兼之字，應入合部，不當別立部。九部只一臬字，麻部有簾麻三字，林部有櫟字，當以九部麻部併入櫟部，不必別立部。蓋土高兒，幾字从之，當併入土部。

案角上象形，下从二，二卽土也，月是何字，許書有此部乎？齊卽齊也，巽誼自別，何得爲齊之古文？合

是何字，許書並無合部。束入木部，則棗棘二字將即附束下乎？亦是象形單體字，不得反隸重尤之棘部，且泉字將即附麻下乎？麻入棘部，則彙等三字从麻者亦將即附麻下乎？垚入土部，則堯將附垚下乎？許書皆絕無此例也。

又庚部王部均無一字，然贗字从庚，姪聖任姪任姪等字从王，何以不爲收入，此部中字之應收不收者也。

案廣乃續之古文，安得入庚部？姪任姪皆以王爲聲，默深方持錢氏塘之說，以許書鉤笱入句部糾糾入口部舍形從聲爲非，何以姪等可以聲爲部乎？望聖下皆从王晉挺，不从王，此則并未識字矣。

說文假借釋例 舊本黃離而假爲新舊之舊。

案舊爲隄舊，卽鴛鴦，非黃離。

又說文中亦有俗體濫收者，如巢旁加口爲噪，尊旁加木爲榘，噤字加口，此與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何異。

案許書並無噪字榘字，不知默深所見何本？然爲火然，與噤否義絕不相通，必加口方別。然之加口爲噤，猶不之加口爲否也。噤字經典仍假然爲之，猶否字亦多假不爲之也。

孟子小記 信陵君將五國之兵，大破秦師，使不聽魏王之召，咸陽必破，秦滅而各國必皆戴爲盟主，不數年趙武靈王少長爭國，李牧以讎死矣。

案趙武靈王少長爭國，在信陵將五國攻秦之前四十餘年，李牧死而趙亡，何以屬之武靈王世？此必誤記幽繆王遷與其兄代王嘉爭國而以爲武靈也。

書古微序 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漆書古文一卷，漆書竹簡，每簡一行，若四十五篇之書，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不足欺三尺

儒子。

案簡而編爲冊，不能合爲卷。卷者縑帛之類也，漢世簡縑並用。見後漢書宦者蔡倫傳。此云一卷，蓋本漆書竹簡而以縑素寫之可知矣，默深未識卷策之別耳。

又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東漢既有漆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此佚十六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

案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得漆書古文尙書於西州，以授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不言林所受之人。攷前書儒林傳云，孔安國以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名譚，見後漢書。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平陵塗暉。而後書賈逵傳云，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暉，今本范書誤作暉。逵傳父業。是東西京古文相傳之正脈也。又後書儒林孔信傳，言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以至於信，信又傳其子季彥，季彥於安帝世舉孝廉，此尤古文之適嗣也。又尹敏傳言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周防傳言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皆在光武之世。又丁鴻本從桓榮受歐陽尙書，而楊倫傳云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是東漢之初，古文師傳甚廣，皆出於安國。安國於十六篇無師說，諸儒慎守，不敢出入，無有如後世之以意說者也。林所得本，以漆書之，故文字更真，諸儒寶愛而傳之，要惟攷其經文，未嘗易其師說也。且東京諸儒，何嘗力排今文？鄭君嘗爲伏生大傳作注，其三禮注中多用今文說，默深何足以語此乎？經典釋文敘錄云，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按陸氏時馬鄭兩家注見存，言必無誤，是馬鄭雖兼傳古文，而所注仍用今文之本，然則近儒之述鄭注尙書，必別爲古文者，說亦未確。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紀文達不喜宋儒，其撰四庫總目云：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警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澁。是說也，於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炎錄發之，于清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證發之，昌言評圖，挖再挖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然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文達殆徒嗜董復亨繁露圖集之警說，適懷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至書目于慶元黨禁，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之侂冑，于楊龜山集謂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議焉。

案文達誠不喜宋儒，書目中於通鑑綱目伊維淵源錄小學集註等書，亦或有言之小過者，然皆循其終始，反覆折衷，雖至語錄諸編，最爲蕪雜，亦深求其編輯之先後，去取之是非，未有不檢其書輕肆詆詰者。蓋名臣言行錄傳刻者多，衆本雜出，四庫所收，或非足本。今攷提要於史部傳記類，載宋名臣言行錄，但云於安世不登一字，而載趙普王安石呂惠卿等，終所未喻，並無以私滅公是用深澁之言。史部奏議類，載盡言集，子部雜家類載元城語錄，皆無是語。宋如珪名臣琬炎錄並無其書，蓋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炎集之誤，然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安世也。亦見史部傳記類。清江三孔集提要無一語及之，惟於孔平仲珩璜新論，略言平仲與安世蘇軾皆不協於程子，未嘗及朱子之言行錄也。亦見子部雜家類。至慶元黨禁亦在傳記類。提要本高宗御題詩章，以趙汝愚爲開門揖盜，因謂黨禁諸人，聲氣交通，賢奸雜糅，釀成門戶，遂使小人乘其瑕隙，蘭艾同焚，國勢馴至於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之罪，獨誣諸韓侂冑，其言最爲平允。龜山集在集部別集類。提要謂時受學於程子，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派，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爲明季講授之宗，乃盛推其淵源廣遠，身繫學統，並無再屋明社之言。要之官書自有體裁，

況四庫總目稟承高廟睿鑒，朱子之學，國朝所尊，豈有任臆放言，攻擊先哲，如文士私家著書之比。默深亦未嘗喜宋學，集中偶有一二推闡理學之言，皆掇拾皮毛，裝點門面，以自附於真儒，而其譏彈朱子者，不可枚舉，此不過自知考據非其所能，嫉忌近世漢學諸家，乘間肆冒，學問自有公言，無取妄詆也。

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錢詹事大昕謂汝愚此舉冒險微幸，萬一宮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

寬勝，爲公子商臣，不可言也。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閒之旨，豈有皇太后之

命乎！情事懸絕，比擬不倫。

者，錢氏自用五代史事。
案秦王從榮者，後唐明宗子也，事見五代史。討武三思者，唐中宗子節愍太子重俊也，節愍非欲代中宗

以上皆其誤謬之顯然而關繫鉅者，略條辨之。其餘文字之疏，引據之失，不及僂指。又詆謫先儒，指斥近獻，尤多違戾很愎之言，亦不足與辨。卽此十四條，於經史之學，亦甚淺，所以斷斷及之者，以近日之一二自謂名士者，頗深喜其說而尊行之，以其易於欺人也，而此一二名士者，已爲世之所難得，故冀以祛其惑。且默深之文，亦實有不可磨滅者，其經世之學，議論多名通，其說理亦有精語，是集必傳於後，故扶其瑕以全其美，亦愛護古人之意也。

四月初二日

歸樸菴稿 清影蘊章撰

歸樸庵稿十二卷，文敬督學閩中時刻也。予題其首云，相國之文，局于學識，體格未成，然生長故家，久

官禁近，耳目濡染，自有見聞，較之憑兔園一書，平進臺閣者，猶爲解事僕射耳。其辨論語稽求篇、書許氏說文後及中庸錄諸文，則又強作解事之害也。文敬後居政府，識闇而伎，即可于此覘之。數言可以盡文敬一生政事學業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定菴文集 清龔自珍撰

閱定菴文集。璉人承其外王父段氏聲音文字之學。又與吾鄉徐星伯氏游，通地理學，尤究於西域蒙古。與邵陽魏默深遊，通經世學。與吳縣江鐵君及海鹽王曇游，通釋典雜學。而文章瓌詭，本孫樵杜牧，參之史漢莊列楞華之言，近代霸才也。其集共三卷四十六篇，又餘集五篇。若太倉王中堂揆奏疏書後，武進莊公存與神道碑銘，海門先嗇陳君名朝玉，經儒矣之曾祖，祠堂碑文，真奇作也。若平均篇，若農宗，若西域置行省議，大文也。若寫神思銘，佳作也。乙丙之際著議六篇，則飾而淺矣。五經大義終始論，則奇而駁矣。黃山銘，哀忍之華，別辛丈人文，定菴七銘，則拙而露矣。他文皆瑕瑜互見。與人箋四首，簡絮多名言，其第三首論交接夷坦之易受侮，曰：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于外，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數語真涉世之藥石，於吾生尤刀圭也。又曰：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可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至哉言乎。故昔人謂爲伯夷易，爲柳下惠難，馬文淵所以有寧爲龍伯高，毋爲杜季良之誠也。予一生受侮，政坐坦夷，不夷不惠，庶免於今之世矣。其餘集水仙花賦，六朝之劣駢耳。明良論四篇，議論亦可取。